鏡

四九郎
普通到面對電腦螢幕一小時卻仍擠不出一百字個人簡歷，但又不想讓未來的自己後悔的普通人。一九九四年出生，感謝父母扶養，然後稍微比較可以拿來說嘴的事蹟，就只有小學一年級時最後一次期末考（好像）考了個五科一百。

他不想被叨擾（即使沒人叨擾），因此他長年讓房間的窗簾保持拉上。通常都能稱他心意，連晨光也毫不例外地日日被排拒在外，這天卻一反往常，波波蟬叫衝撞他的窗他的簾他的鼓膜；夢醒了，然而被單仍像隻軟呼呼的史萊姆一樣軟呼呼地覆在他身上腦上精神上，因此，半推半就地，他又在夢與現實的界線上搖擺了一陣直到蟬叫終於撐爆他的窗簾。

他伸手向旁輕拍（輕拍床邊櫃而不是枕邊人），倏然驚醒。

他想，他真的真的非常非常需要全球定位系統；最好是軍事用的那種，最好他每一件物品都至少裝上一個。或許他也該為自己裝上一個。該死！他起身，仍有點無力但更有意識地拍打整個桌面，好確認

眼鏡是否真的不見了。

桌上沒有。

和視裸顏上街為畏途的女性有點相像，他依賴眼鏡。但（對他而言）兩者之間仍有些許微妙的不同。他不需要以眼鏡充當眼妝，他有自信。他有一對漂亮的雙眼皮杏眼兒。更何況那副橢圓細框的眼鏡看上去是如此笨拙不堪，就好比技法過時的鼻影。他戴眼鏡，為的只是一點距離以及一點點緩衝。

他下床，遲疑取代了絨毛拖鞋。他打開房門，外頭的空氣逕自灌入寢室試圖溶解自前一晚靜置到現在已然結成塊的泡麵氣味。他依賴密室。總得關上窗掩上門拉上窗簾，最好還要拔掉網路線、戴上耳機（不聽音樂只聽那若有似無的高頻音），這樣他才能好好在電腦前擠出一些有意無益的東西。

來到廚房，他繼續搜尋眼鏡同時準備早餐。不同平日果斷俐落的開啟、鎖定、取出、關上，他整個手掌輕拍了幾下冰箱外殼，好像在確認它（他）的存在，接著才游移到凹槽邊，開啟門，讓涼氣撲上身。裡頭藏著昨天的剩菜，用保鮮膜隔著，包著一團溼氣，霧濛濛的，和他現在所見的世界一樣（跟平常也相去無幾）。

他盛了碗牛奶，撒上麥片。自小起不曾變過幾次的早餐。眼鏡也是從很小就開始戴，戴久便摘不太下來了。除洗澡、睡覺外的時間他都掛著它，連吃噴著熱氣的料理時也不例外，他總是任憑視界一片白茫，不曾把他人的笑語放在心上。

曾經，他在網路上聽到別人說因為想要朦朧一點、模糊一點去面對這個世界所以不喜歡戴眼鏡，但

對他而言，無時無刻戴著眼鏡才能（自以為）看透，才能（自以為）真正和這個世界保持一段距離。

那兩片薄薄的兩百度凹透鏡，就是他跟這個世界之間薄薄的保鮮膜。

廚房沒有。餐桌沒有。

匡啷聲後水槽多了一只碗。他摸起客廳的桌子，沒找到眼鏡卻按下了搖控器的開關，一陣雜音在空中崩解，接著螢幕上一個個小單位便閃爍起不同的色彩。他（聯想到開天闢地的傳說）決定把電視關了，一坨坨輪廓模糊的泥人轉瞬消逝。

他戴眼鏡，因為害怕模糊的不遠處招手的那個人，害怕身旁手勢模糊的那個人，害怕眼前模糊著表情的那個人，害怕眼底的笑意模糊的那個人。那個人真的在笑嗎？他也害怕心中這模糊的想法，但也只能安慰自己這只是個人的敏感多疑或青春期的為賦新辭強說愁，因為他沒有勇氣提問——那等同於去刺探那個人的好意。或許該想，那個人仍至少有著這樣程度的好意就很好了。

客廳沒有。

他癱坐在黑沙發上，心窩有隻蟬直攪亂一團毛線球，這沉甸甸的毛線球直向下壓，壓得他悶不過，壓得他精力不斷從腳底向地板流失，渾然提不起勁，只覺身體內部全糊在一塊兒，同時還有把槌子不斷打在這糊肉上。他蜷起身子，煩。

煩不過一陣尿意，過了許久，他終於起身，彆扭著腳步到廁所，解放，沖水，習慣性地動作，習慣性地推了眼鏡。眼鏡。

看著鏡子裡的那個人，哎呀，這不就在我臉上嗎，我的眼鏡。